

Earth travels

走读大地

农村于我，是无韵之诗、无言之歌。但似乎一夜间，一个“空壳村”的名词出现了……我匆匆走进一个村庄，又默默离开，迎来送往的，只有那破败的屋顶上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瓦楞草……

风中的 瓦楞草

孙喜玲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Earth travels

走读大地

风中的瓦楞草

孙喜玲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的瓦楞草 / 孙喜玲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78-4863-3

I. ①风…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183166 号

书 名: 风中的瓦楞草
著 者: 孙喜玲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贾江涛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0351-5628697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863-3

定 价: 29.8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 摘编或复制

目录
contets



上寺头·祈雨·庙会 001

北寨村·白洋泉河 012

南寨村·莲花洞 021

里河·十八院 027

河东·河西·白云寺 035

西村·残庙·古碑 041

花沟·寨上·坪上村 045

窑掌村 063

良户·盘龙寨 068

怀峪村 085

半村·后沟 097

城则村 1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录

2011.03.01

ISBN 7-309-07111-1

1. ①文—Ⅱ. ①王—Ⅲ.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

中国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后龛村 128

道宝河 132

珏山村 141

玛琅村 150

庞庄 156

段河村 161

寺南岭·常家大院 169

冯家湾·夺火·黄家营 179

窄相·碾帮水·报双村 184

屯城村 201

核桃铺 215

黄家大院 224

毛乌素村 230

洞霄宫村 237

后记 246



曾有两条清澈的河水从上寺头绕村而过，一条叫长河，另一条叫大河，也叫西头河。两条河流经李寨九女湖汇入沁河，有“四十里长河五十里宽”的说法。而今，两条河皆因开矿挖煤断了水脉，早已了无踪影。

上寺头·祈雨·庙会

初春的一个周日，来到泽州县下村镇的上寺头村，得知庙会这一天村里要举行古老的祈雨仪式。“祈雨”这个词，早已尘封在记忆中，乍一听说，让我着实感到新奇。

上寺头是一个美丽的自然村，村建于明洪武年间，有一百来户人家，因位于悬泉寺之上，故而叫了“上寺头村”。正逢一年春好时，桃花初开，麦苗新绿，灿黄的连翘花于山间地头一丛一片恣意绽放，在蓝天白云下绚烂夺目，间或有漂亮的锦鸡出没在麦田间。

祈雨，曾经是一项乡村常见的民间活动。历史上靠天吃饭的农民，在遭遇大旱时，要向上天祈祷，请求降甘霖于人间，属于农耕时代的民俗文化。因地域不同、风俗不同，祈雨的仪式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龙王的信奉。因此许多乡村都有龙王庙，庙里除了龙王外，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等。没有龙王庙的穷村，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龙王的敬畏和崇拜。在吕梁山黄河边的农村，祈雨的方式是让未满十二周岁的小孩子们，手提瓦罐在水井里汲了水，到山圪梁上洗一座石狮子，一边洗，一边念叨：“大龙王下大雨，小龙王下小雨，夹沟夹梁下饱雨……”那是我童年时参与过的祈雨活动。

在和老人们的随意闲聊中，了解了一点上寺头村的村史。上寺头村民全部是赵氏家族，全村没有一家外姓。这个家族的远祖是谁，从何处迁来，已不得而知。当年的村不叫村，叫社，村长叫社首。这或许是“公社”“社会”称谓的基础语义也未可知。

乡绅曾是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乡绅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是乡村民众的代表。乡绅在官方与民间

曾是承上启下的桥梁，起着造福乡里、教化民众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儒家文化血脉的传承者、推广者和执行者，更是在当地民众中具有号召力的代表人物。社首就产生在乡绅阶层。被选举出的社首通常也是村民和宗族中最具威望、办事公正的人。类似祈雨这样大规模的祭祀仪式，都由各村的社首牵头组织，按部就班，令行禁止，分毫不差。根据上寺头老人们的回忆，推算下来，1944年是该村历史上最后一次祈雨。那次祈雨由中村发起，参与者有上寺头等四十八村，可见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在上寺头村见到一份毛笔抄写的民国时期的旧资料，记录了当年这一带祈雨的详情。资料的封皮上写着：“中村大社·民国八年五月十五日·昌瑞堂段记”，一笔漂亮的行楷散发着陈年旧事的气息。

祈雨的第一个步骤是发起村用鸡毛信事先通知各村，鸡毛信的内容大致为：

晋沁一方，凡遇大旱，惟向云首社神龛祈祷雨泽，从无不应，今旱魃为虐，庶物颓枯，敝村谨按旧规，已择于某年某月奉擎龙神，肃斋会议，前往神龛，求祈拜祷，按期行程，循途进步，凡所过各村贵处，理宜先为通启，谨此。上呈各村，社首公所诸君爷台，览毕转送前村，勿误是望！中村某某某拜具。

鸡毛信转手叫“转单”，转单时要焚香。香烟上转三圈后插在架上。鸡毛信一经发出，要求信不落地，一村读过之后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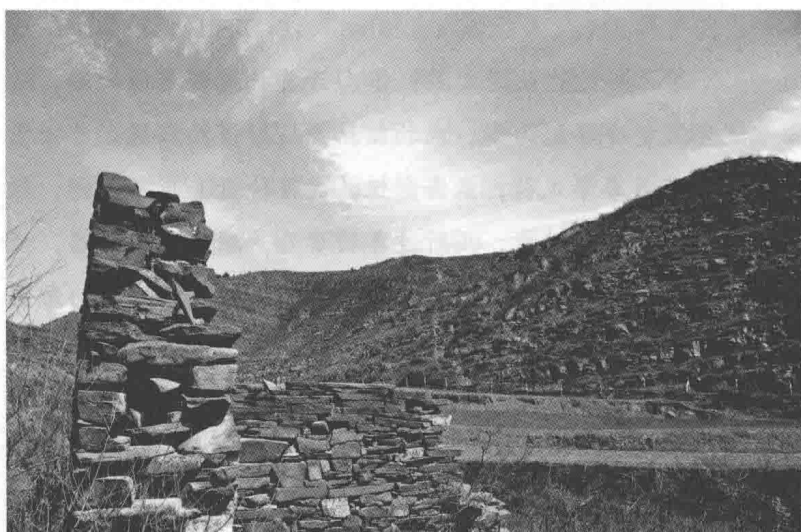
送往下一村，头一天送信，第二天午后祈雨仪式开始。

此外要张贴告示，题为“云首祈雨本街告白大报”，云：

旱魃为虐，庶物颓枯，旱既太甚，百谷枯槁，人心有
诚，庶问天意。今谨择于某月某日午后，鸣金斋集，东河
行香，次日黎明，一律恭往云首，祈祷雨泽，凡我村中在
会人等，各宜虔诚整肃，勿得参差不齐，如有渎事玩忽，
定行按例重罚，绝不徇私，谨将条例开列与后……

祈雨有祈雨的条规，要开列具体村名和村与村之间的距离，
每村每家去人一名，哪个村贴人力多少，哪个村子出多少铙、
多少牌，哪个村子出鸣枪几杆，哪个村子打五色步兵旗锣……

沁水县云首村龙王庙遗址



诸如此类都有明确详尽的要求。此外到哪个村放铳几声，到哪个村点名一次，到哪个地方落架，都有明文规定。不守时不服从调遣的人受什么处罚，罚钱多少，各村准备什么吃喝，诸如豇豆米汤，羹汤捞饭，柿圪连米汤等，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祈雨时抬的龙王雕像，必须是用龙王庙边上的柳树雕刻，祈雨的人要用柳枝编成柳帽戴在头上。祈雨队伍抬着龙王雕像从中村出发，一路锣鼓喧天，彩旗飘飞。有抬龙王的、抬大鼓的、抬小鼓的、担神物枪药的，浩浩荡荡，绕山过岭，向沁水的云首河出发。沿途路过下寺头、上寺头、塔里、庵头、玉溪、蒲池、固县等村，抵达沁水境内的云首村就到了目的地。

流经云首村的河流叫云首河。

云首河终年水量充沛，河中有一个深潭，就是资料中提到

云首河中的白龙潭



的神潭，也叫白龙潭。白龙潭上方曾有一座龙王庙，也称云首庙。祈雨队伍将龙王雕像请进云首庙内，摆放祭品，起香供奉，然后开始祭拜祈祷，宣读祷文。祷文称《祭龙王文》，曰：

民国某年，岁次某月，朔越祈祷，合社人等，谨以香烛油席之仪，敢昭告于龙王尊神位前，曰：上天亢旱，下民之忧，罔可空告，惟神是求，伏愿油然作云，施宏恩于庶物；沛然下雨，降甘霖于田畴。清茶明菜，是祝是酬，神其不远，来格悠悠！尚飨！

祷祝罢，将一块石头扔进潭中，此举也叫“打齋”，之后在庙内用毕羹汤捞饭，放铙起驾，由另一条路返回，经由西湾、窑坡、姚庄、南河底、小南山、贾寨、车山、王坡、湾村、上村回到中村。沿途有龙王庙的村庄，皆要将龙王塑像抬入庙内起香供奉。整个祈雨仪式费时三天。参与祈雨的村庄，早早等在路边迎接祈雨队伍，各村均要在村口设案摆放香烛谢帖。祈雨雨泽时，不许喧哗，沿门插柳，禁止屠宰。每户人家散发黄表一张，每字号散发黄表一张，黄表要摆放在桌子上。资料记载，祈雨之后，即日便有大雨沛然而下，十分灵验。如有冰雹一同降至或者祈雨不灵，会被认为是人心不够虔诚所致，如：

早晨打齋毕，回至云首庙上，用罢饭起驾时生云，至西湾村落架，下小雨一指，黑夜住南河底落架后用饭毕，雷雨大作，下至四指。初一日行至王坡发云响雷，至湾村

下雨二指。冰雹打贾寨有半尺许，上寺头半尺深，……后闻言贾寨人心不诚，做饭不足，大米全无，只有芋头(?)半。上帝有眼，用冰雹打之，上寺头放铳换生手，使火药不实，冰雹打之……

有乾隆年间的《祭龙王文序》，出自中村乡间秀才手笔，骈体格式：

……圣德好生，普天降平康之赐，神龙赐福，率土沾雨露之休……

洋洋洒洒，文采飞扬，可见当年晋城乡绅的文化水准。

关于祈雨的讲究多多：举办祈雨仪式的邻村，如想借用上寺头的龙王雕像，不可以公然请走，按照规矩必须去“偷”：晚上悄悄进村将龙王雕像抬走，出村时放鞭一挂，以示知会。祈雨毕再悄悄送回，焚香供奉后离去。何故如此，已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上寺头的龙王庙坐落在二松岭，二松岭因有两棵古松树而得名。二松岭也叫卧龙山，和一条青龙的传说有关，后因本村有秀才赴京赶考未中，自觉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回乡后在卧龙山上吊自杀了，于是卧龙山又叫了秀才山。那两棵古松解放后还在，于20世纪60年代被当作“四旧”砍掉了。龙王庙里原有一口天然的水井，深不见底，涝不溢，旱不枯。传说曾经有人想弄明白这口井到底有多深，就用一条长绳吊了一把斧头垂



悬泉寺残存的柱础

下去探查，结果绳子放完了还没有到底。拉起斧头来，却见斧刃上有血，说是不小心伤了龙鳞……这些传说和故事只有上年岁的人能讲出一点，而那口井只剩下一个遗址，遗址上新建了一口没有水的水泥井。

庙会，顾名思义，就是在寺庙附近举行的集会、祭神、娱乐和贸易活动，是民间的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庙会是至今还活着的民俗，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

上寺头不久前修复了龙王庙，正在修复远近闻名的悬泉寺。

悬泉寺遗存的造像



据县志记载，悬泉寺建于唐代，庙内有五代十国时期后汉乾祐元年的经幢石刻，有北宋崇宁年间造像石碑以及元代至正四年重修该寺的碑文，石碑



悬泉寺残存的柱础

虽已残破，却证明了该寺的悠久历史。老人们回忆说，这座寺院兴盛的时候，有僧人一百零八名，庙产土地约有数百亩。上寺头有个地方叫碾圪塔，是因有过一米半高的巨大碾米石槽而得名，碾圪塔一带曾都是寺院的庙产。

当年的悬泉寺除了满足周边民众的宗教信仰、祈福禳灾、庙会集市，同时也承担着客栈的功能。在龙王庙的旁边至今可见一条用青石板铺设的古道，这条古道正是当年供南来北往的行人到此驻足歇息的车马大道。老人们说，从上寺头到太原，走快点需要七天，走慢点需要八天，优悠自在一点需要九天，因此留下一句“七紧八慢九消停”的老话。寺院附近曾有一座古佛池，池水由山里渗出的泉水汇集而成，水源如今还在。这股泉水烧开后不含水垢，经化验为达标的矿泉水。

上寺头的村民，祖祖辈辈赖以谋生的手段不仅仅局限于种地，赵买红的爷爷就曾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人，会油漆、接骨、兽医等。此外，锁匠和圪炉锅匠人也不在少数。

这样一个美丽的村子，前几年差一点也成了空壳村。撤乡

并镇并校后，女人们跟着孩子去上学了，男人们跟着女人出去打工了，许多村庄因此都成了空壳，颓废破败，人迹罕见。不见了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不见了村童嬉戏、河水旖旎，到处是撂荒的土地。前阵子腾讯网曾围绕这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发起过一个讨论的话题，叫“谁的家园在沦陷”，参与者们字里行间对家园的失落充满惋惜和伤痛，读来令人扼腕，但在上寺头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村支书赵买红没有多少文化，不善言谈，笑容中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宽厚善良和木讷质朴，做人却很有些远见卓识。他说：“我修起小学，请来老师，我就留住了孩子。留住了孩子，就留住了孩子的娘。办起了企业，有钱可挣，就留住了村里的男人。留住了男人就留住了一个家庭。留住所有的家庭，我就留住了这个村子，不然上寺头也早成空壳村了。”

为多了解一点关于祈雨的细节，赵买红派他的小儿子带着我们沿着当年祈雨的道路走了一遍。

穿过漫山遍野的迎春花，沿着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山道，驱车来到云首村。在汨汨流淌的云首河边果真就看到了文字里记载的白龙潭，捡起一块石子投进潭中，沉闷的“咕咚”声说明了潭水的确深不可测。《云首白龙潭创修龙王庙碑记》一文说：

……沁东偏北，有聚落曰云首。云首溪水，自西北来，去村二里余，飞瀑直泻，激而成潭。潭方以长，而深则莫能测焉。父老相传，谓为龙潭。旧无庙，吾村亦无祀，岁遇旱魃，邻郡中村之民辄来祷，投石于潭，雨即随应……

碑记一文为其时云首村一名叫邢如人的秀才执笔。

白龙潭龙王庙创修于大清乾隆元年（1736），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初五日重修，之后的命运不甚了了，最终毁于20世纪60年代，而如今只剩下一堆废墟。

我们沿山道而上，来到龙王庙遗址，尚有残垣断壁矗立在萋萋榛莽中。褐红色的石块垒砌而成的残墙，孤零零地伫立在正午的天光下，勾勒出苍凉萧索的剪影。遗址上长满了荒草，四周是散落的破砖碎瓦，捡起一块，放在手中摩挲着，仿佛触摸到了当年的明月清风。这里的一草一石，见证过政权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经历过云首河奔放的热情和瘦细的凄寂，也镌刻着农业文明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什么叫沧海桑田，心底泛起一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

远处，有几位农人赶着牲口在耕种，下有三支溪流在此处交汇，一条平坦的公路沿河伸向远方……

上寺头定于2010年四月初二的祈雨活动，距1944年最后一次祈雨，时隔了六十七年之久。有了半个多世纪的间断，已经不大可能完全按照原来的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了，但想来大体上应该不离其宗，其目的旨在恢复一种行将消失的民俗文化，而非雨水本身。

希望古老的祈雨民俗会从此传承下去，成为丰富农村文化的一个手段，成为村民生活中的怀旧味道，成为上寺头儿童心中丰富多彩的美好记忆。这个仪式会告诉后人，我们的先辈曾经这样生活……



北寨和南寨的中间夹着一道沟，沟壑里流淌着一条河，叫白洋泉河。白洋泉河边有一个自然村叫白洋泉河村。白洋泉河曾经宽阔而清澈，流经南寨北寨和白洋泉河村，最后汇入到丹河。当地人传说，白洋泉河最早由一百条小溪聚成，白洋泉河是否应该叫百洋泉河也未可知。白洋泉河如今已经瘦细得不足一米，旧日的河床种上了庄稼。

北寨村·白洋泉河